

第二章 忠信社群的發展歷程

第一節 「錫安主義」和忠信社群的關係

「錫安主義」(Zionism)，⁵⁴顧名思義，是從希伯來文錫安(Zion)這個字眼來的，是耶路撒冷在經典的另外一個稱呼，錫安主義意味著回到錫安——耶路撒冷的一種運動。對錫安主義者而言，錫安很多時候就是指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因此錫安主義也被認為是以色列復國主義。綜觀以色列史，可發現耶路撒冷在歷代猶太人心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耶路撒冷不只是政治，社會，經濟的首都，也是聖殿所在之地，更是猶太人每年前往當地進行宗教祭祀的宗教中心。

猶太人自公元前 586 年被巴比倫帝國滅國後，就開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們雖然曾在波斯帝國的皇帝居魯士同意下於公元前 538 年開始回到聖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並在那裡定居，但公元 66~73 年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所發生的叛變事件卻再次重擊了猶太人，使得更多的猶太人逃難或移居至其他地方：根據歷史的記載，受羅馬帝國統治的猶太人，於公元 66 年發難叛變，可是在提多 (Titus) 將軍所帶領的軍隊強行鎮壓下，猶太人的聖殿於公元 70 年被摧毀。有一些英勇的猶太革命軍誓死抵抗，在逃出耶路撒冷城後，撤退到死海邊的荒漠要塞馬撒達 (Masada)，打算與羅馬兵進行持久戰，但死守到公元 73 年，在敵軍持續圍困下彈盡援絕，最後選擇集體自殺之路。

公元 118 年，哈德良 (Hadrian) 成為羅馬皇帝，他答應讓猶太人重建聖殿，許多猶太人再度燃起希望。但當猶太人正滿心期待、努力預備的同時，他卻又反悔。更讓猶太人群情激憤的，是哈德良不僅不讓猶太人重建聖殿，反而想在這個

⁵⁴ 「錫安主義」(Zionism)，亦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於 19 世紀由以色列的國父——西奧多·赫茨 (Theodor Herzl) 等人所發起回到以色列建國，定居生活的一場運動。引自 Abram Leon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p.349.

地方興建一座羅馬城市。因為這個緣由，猶太人在他們所相信的彌賽亞——巴克巴（Bar Kochba）的帶領下，於公元 132 年再度起來反抗羅馬帝國。他們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頻頻獲勝，但在公元 135 年仍因勢力的懸殊而遭遇徹底的挫敗。羅馬人將以色列人世代居住土地「猶大」（Judea），更名為「巴勒斯坦」（Palestine），也禁止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更多的猶太人開始移居各地。

自從公元 70 年和 135 年革命失敗後，耶路撒冷被毀，猶太人流散至各地。長久以來回到祖先的故鄉，一直是許多猶太人的核心信念。這之中，有不少人相信聖經中的預言：「但猶大必存到永遠，耶路撒冷必存到萬代。」⁵⁵也深信有朝一日，他們終能回到神應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國家。⁵⁶

雖然這些革命或彌賽亞運動最終仍以失敗告終，並為猶太人帶來極大的災難，但是歷代猶太人等待彌賽亞帶領他們重建以色列國，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心願仍未消失。因此若有某個具有魅力的領導人脫穎而出，並宣稱其是彌賽亞的時候，許多人也會起而呼應他，但此舉動會馬上引起統治當局的注意而遭受打壓。此種例子在以色列人歷史發展中層出不窮，其中可以十七世紀的撒巴台·澤維（Shabbetai Zevi, 1626-1676）做為代表。當時他宣稱自己是彌賽亞，並帶領一些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定居，此舉動引起當時的統治者，奧圖曼帝國的注意，進而將他逮捕並給他兩個選擇，一是改宗，變成穆斯林，一是被判死刑，他最終選擇改宗。此舉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但一些對他深信不疑的人仍然相信他就是那位等待已久的彌賽亞，他這樣做只是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⁵⁷不管如何，類似這樣的彌賽亞運動，最終失敗或帶來災難在以色列人歷史發展中仍有許多，也因此歷代的許多拉比們皆非常反對這些運動。他們強調根據《陀拉》（Torah）的記載，猶太人必須認罪，悔改，耐心等候彌賽亞的出現，如今的流散時代是神給他們的懲

⁵⁵ 《約珥書》3:20.

⁵⁶ Abram Leon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pp.122-123.

⁵⁷ Gershom Gerhard, Scholem, *Sabbatai Sevi: 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1676*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687.

罰。猶太人若擅自主動採取行動，試圖改變此項經典命令，他們不只是不會成功，甚至也會影響救贖計畫的展開。因而當錫安主義出現時，許多拉比，如諾威茲拉比（Rabbi Yitzhak Yaakov Rabinowitz）或是「城市真正的守護者」的布勞烏拉比（Amram Blau）等人也是保持這樣的觀點而反對之。

回歸錫安，一直是歷代猶太人心中不斷重複的主題，這特別可從他們一日三次禱告，或逾越節，贖罪日的禱告時都會以這樣的字句做為結束和願望：「明年在耶路撒冷」看出他們的期待。

十八世紀的啓蒙時代的思想也影響猶太人，進而產生哈斯卡拉運動（Haskalah）。⁵⁸他們主張不要再一直強調回到耶路撒冷，反而應該認清時代真相，認同歐洲的文化和國家。但以色列的國父－西奧多·赫茨（Theodor Herzl）卻有不一樣的認知。他於 1860 年出生於布達佩斯，原本的他在年輕時，因為學習歐洲先進的文化知識，故受啓蒙運動影響極深，也贊成啓蒙運動的思想主張，認為人應該認清時代真相，不應再強調回到耶路撒冷，反而應該學習認同歐洲文化。

但當「德雷福斯事件」⁵⁹發生時，西奧多·赫茨受到極大的衝擊，使他原先信仰的理念，有了天翻地覆的轉折與變動。在此事件中，他目睹了群眾不斷高喊

⁵⁸哈斯卡拉運動（Haskalah）為猶太式的啓蒙運動。此運動在德國興起，很快地就蔓延至歐洲各地，追隨此運動的猶太人稱為「啓蒙者」（Maskilim），他們是熟悉猶太傳統的知識份子，強調要同化於歐洲社會、文化和語言，於是開始鼓勵猶太人學習當代的知識，投入農業、工藝、藝術和科學等各個領域，甚至忠於執政者。引自 Abram Leon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pp.332-333.

⁵⁹阿弗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是一名猶太人，同時也是一名法國陸軍將領。1894 年，軍事法庭譴責他出賣軍事機密給德國人，判決將他送往惡魔島（Devil's Island）終生監禁。這項指控是根據自巴黎的德國大使館內所竊取的一張字條（即使字條的字跡和德雷福斯的並不相同），以及戰爭部長交給軍事法庭的一份檔案（被定為機密檔案）做為證據，而加以定罪。1896 年，另一名法國軍人皮夸（Georges Picquart）上校證明，所找到的這張字條並非德雷福斯所寫，而是伊斯特海西（Charles Esterhazy）上校所寫。不過伊斯特海西卻獲宣告無罪，而皮夸則遭被判入獄的命運。1898 年經過證明，在軍方的機密檔案中，唯一不利德雷福斯的證據其實是喬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所偽造——他承認錯誤並且以自殺結束生命。最後，政府下令重審德雷福斯案。支持德雷福斯的左派人士要求「正義和真理」，而反德雷福斯的人士則領導著反猶太運動，並且為軍方的榮譽辯護，他們拒絕進行重審。1899 年德雷福斯法國總統特赦他。直到 1906 年德雷福斯才獲得完全的平反。Ibid, p.352.

反猶太的口號，內容與法國大革命所揭櫫的「自由，博愛，平等」理想完全相反，他因此深深體認：猶太人無法在當時的環境下安全、有尊嚴的生活下去。他相信猶太人避免受到反猶思想傷害的唯一方法是回到巴勒斯坦建國，爲了達成這項理念，他開始募款，推動成立錫安組織的計畫，並且在各地宣揚其理念，告訴猶太同胞未來以色列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宗教等的景象，獲得許多東歐猶太人的熱烈回應，一般學者將此運動稱爲「錫安主義」運動。⁶⁰

贊成錫安復國主義者很快地在 1897 年的 8 月 29 日，於瑞士的巴賽爾(Basel)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決定組成「世界錫安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西奧多·赫茨被選爲第一任領導人，其宗旨在建立以色列國。此外，他們也透過許多媒體繼續宣揚他們的建國理念，試圖在國際間爭取更多的同情與支持。

西奧多·赫茨在 1898 年分別與德國的威爾翰二世 (Kaiser Wilhelm II) 以及奧圖曼帝國的蘇丹會面，希望能得實質的幫助。不過，當這些努力沒有結果時，他轉而尋求大英帝國的奧援，但獲得的回應卻是允諾讓猶太人在非洲的烏干達建國。之後由於俄國發生屠殺猶太人事件，西奧多·赫茨曾建議讓那些逃難的猶太人暫時先住在烏干達，但這樣的提議卻在 1905 年的錫安會議被徹底地否決。反對者的理由是：他們認爲回歸到列祖的土地——耶路撒冷，才是他們最終的夙願。

西奧多·赫茨亦從善如流，尊重多數決議，爲回歸錫安而努力。在他死後，錫安組織繼續運作和發揮其影響力。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土耳其人所建立的奧圖曼帝國瓦解，巴勒斯坦暫由英國託管。在西奧多·赫茨的接班人——查姆·魏茲曼 (Chaim Weizmann) 的多方努力下，英國政府終於同意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

1917 年 11 月 2 日，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 (Balfour) 致函猶太復國主義者聯

⁶⁰ Ibid,p.353.

盟，表示同意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國家，這信件後來被稱為「貝爾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貝爾福宣言」的公佈意味著猶太人在復國運動上的一大進步和勝利，特別是美國也在隔年承認這項宣言，在這之後許多猶太人陸續回到巴勒斯坦定居。

另一方面，融入啓蒙思潮的猶太人對於回到以色列建國則是興致缺缺，因為他們已習慣於寄居地的生活，甚至認同當地的文化和語言，若要回到以色列，他們得放棄原有的一切重新開始。不過，這樣的想法到了二次大戰時六百萬猶太人慘遭德國納粹大屠殺後有了很大的轉變。倖存的猶太人開始相信，建立一個保護自己的國家是第一要事，許多猶太人為了生存逃亡至以色列。

他們開始移居至巴勒斯坦，但猶太人整批的移居卻造成當地巴勒斯坦人、英國當局和鄰近阿拉伯人的緊張。因為自從猶太人陸陸續續回到巴勒斯坦定居後，已為巴勒斯坦人帶來許多的壓力，如今更是嚴重地擠壓到他們的生活空間。英國在無法解決這項問題的情況下，於 1947 年 2 月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

同年的 11 月 19 日聯合國大會以 33 票贊成，13 票反對，11 票棄權下正式通過將巴勒斯坦劃分為兩個國家的決議，一個是以色列國，一個是巴勒斯坦。隔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國家總理大衛·本·古里安 (David ben Gurion) 正式宣告以色列國的成立，這舉動也迅速獲得許多西方國家的承認。⁶¹

雖然西奧多·赫茨等人極力地推動「錫安主義運動」，並希望更多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建國。但在此同時，也有一波聲勢不小的反對聲浪，那是由一群保守的猶太教徒所發出的。他們認為唯有等待神所差遣的彌賽亞，來帶領他們建國，才是神聖和可行的辦法，如今藉著人意和世俗力量復國，根本是一種不敬與褻瀆。因為這是對神的救贖和權能沒有信心的表現。

⁶¹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5), pp.238-239.

直到如今，這些保守的猶太教徒仍然反對錫安主義，並拒絕承認以色列國家的存在，歷史學家雅各拉賓（Yakov M. Rabin）提到他們反對的原因是：

「一則是為了避免神的名遭受褻瀆——因為以色列政府時常自稱他們代表所有猶太人或是猶太教，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必須站出來跟大眾（特別是非猶太人）解釋，並更正這些錯誤的宣稱。二則是為了保存猶太人的性命——他們試圖保護在他國之猶太人，不致遭受反猶主義者的迫害。藉著強調自身詮釋的猶太教觀點，以及反對錫安主義之論述，來造成影響力。」⁶²

有關反錫安主義的猶太教團體與其主張，本章的第三節將會有更深入的論述。

相反地，在這時也有一群拉比，相信自己看見救贖的曙光，他們強調錫安主義也是彌賽亞救贖的一個過程，如本文欲探討的忠信社群理念的奠基者——以撒柯克拉比（Rabbi Abraham Isaac Kook, 1865-1935），便是此種理念的支持者。他認為：唯有回到巴勒斯坦這塊聖地，並過著虔誠、宗教之生活，人們才能更加體會真神高深的智慧，生命才有意義。如今彌賽亞救贖計畫，正透過錫安運動展現出來。不過這些理念和言論，並不被當代正統猶太教拉比們接受。⁶³

而以撒柯克拉比的相關背景，亦相當值得一提：他原住在拉脫維亞（Latvia），為實踐自身信念，於 1904 年回到以色列，並被英國託管當局任命為巴勒斯坦的首席拉比（Chief Rabbi of Palestine）。他相信以色列很快就能建國，也深信此乃彌賽亞救贖之起步。雖然在他去世前，仍未看見以色列建國，但他將理念傳承下去，延續深根，影響其子——哲維·耶乎達·庫克拉比（Rabbi Zvi Yehuda Kook，

⁶² Yakov M. Rabin, *A Threat From Within: A Century of Jewish Opposition to Zionism* (Black Point, N.S. : Fernwood, 2006), p.131.

⁶³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37.

1891-1982)和其所領導的忠信社群。

以撒柯克拉比所著重的是鼓勵更多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從事重建、勞動的工作。因為這塊土地是神聖的，猶太人理應在此聖地生活與工作。面對許多正統拉比之責難，認為他不應和一般世俗化錫安主義者合作。他則用宗教思維給予回應：認定世俗化也是救贖工程的一部分，它們的合作，也是為真正彌賽亞的再臨鋪路，並深信當工作完成之時，宗教將會在以色列再次復興。⁶⁴

為了與西奧多·赫茨所推動的世俗化錫安主義做個區分，一般學者稱以撒柯克拉比所推動的為宗教錫安主義。世俗化錫安主義所著重的是建立一個具有普世性，民主的猶太民族國家，而宗教錫安主義除了支持此運動、欲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民族國家之外，他們更強調此運動是為了彌賽亞救贖計畫的展開而鋪路，因此每個行動背後皆有著深層的宗教意涵。忠信社群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繼續發展。

這些宗教錫安主義者相信以色列土地，是神給他們的祖先的應許之地。因此猶太人對這個土地的權利是永固和不能出讓的，對流散的猶太人而言，錫安變成聖地的代名詞與象徵。他們相信根據神在經典的應許，有一天會回到那裡。

在面對反錫安主義者的責難下，以撒柯克拉比認為：

「錫安主義不只是世俗化猶太人所進行的政治運動，事實上它也是神的工具、計畫，為的是讓猶太人回到他們的故鄉：也就是神對他們祖先，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應許之地。神要他的子民回到故鄉，以便他們可以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並且根據經典過他們的生活。除了遵守一些在以色列土地才能實踐的猶太教規範此外，自己耕種以色列土地也是《陀拉》(Torah)的命令。因此，在以

⁶⁴ Ibid,p.115.

以色列屯墾是宗教猶太人的義務，因此協助、支持錫安主義也就是遵守神的誡律 (Mitzvot)。

世俗化錫安主義者或許會認為他們是為了政治，民族，國家而作，但事實上，他們會想要回到以色列土地，建立國家，進行屯墾行為是因為神點燃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猶太教靈魂。在他們不曉得真正的意義下他們完成了神神聖的計畫，並且因此遵守神的誡律。

猶太教徒的任務是要協助他們重建以色列國，並且更加地點燃他們內心的猶太教靈魂。他們應該告訴他們錫安主義的真正來源，還有猶太教長期以來所期待回到錫安的心願，以及以仁愛的心來教導他們經典的教訓。最後，他們會明白《陀拉》的誡律是世界上真正和平的鑰匙。」⁶⁵

在以撒柯克拉比的論述中，將世俗化錫安主義者的舉動，用另一種宗教眼光來詮釋，認為世俗化錫安主義者的作為，事實上也是神的神聖計畫之一，支持錫安主義，亦是等同於遵守神的命令。

猶太教派別在有關贊成和反對錫安主義運動的的歧見，部分也可從他們對大屠殺詮釋看出。正統猶太教的拉比們，相信屠殺源自人們犯罪，特別是錫安主義違背神命令的緣故；以撒柯克拉比等人則認為這是神的提醒和懲罰，只因許多固執的猶太人仍不願趕緊回到以色列，實踐錫安主義。兩者的立場不同，在於詮釋觀點不同，即使都閱讀同樣一本經典，但從不同面向出發，得出的結論卻大不相同。

第二節 忠信社群的崛起和發展

⁶⁵Abraham Isaac Kook,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Abraham Isaac Kook* (New Jersey: Ben Yehuda Press, 2006), p.80.

以撒柯克拉比去世後，他的兒子哲維·耶乎達·庫克拉比繼續引用父親信念，來面對外在世局變遷，並進行相關詮釋。特別是他曾經歷以色列建國、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等事件，他融合父親理念，並加以詮釋闡說，進而影響門下眾多追隨者，也成就後來忠信社群之理念，與繼起行動。

對以撒柯克拉比而言，以色列版圖問題並非首要之務，但在哲維·耶乎達·庫克拉比時期，卻有了些許的轉變。以色列建國後，當空中樓閣般的領土，終於化成實體時，哲維·耶乎達·庫克拉比開始重視版圖問題，他轉而視任何一寸土地為神聖，⁶⁶聖地並非只有耶路撒冷，他開始看重土地之完整性。領土既是神的救贖計畫，因此，絕對不能放棄任何土地。他曾經提到：

「在我們這個時代救贖運動是多麼地具體，其中包括征服和屯墾以色列的土地，並且離開流亡時期，難道這些不都是源自於宗教的力量嗎？為何還會有些宗教發言人保留他們對於錫安主義和救贖運動的支持呢？他們無法認清並非我們凡人強迫末日的到來，而是宇宙的主宰強迫我們的手，打破我們和我們土地之間的城牆，並非人類的聲音，而是來自神的呼召，要我們前進！」⁶⁷

以色列國家是神聖的，就算一公里的土地我們也不能撤退（願神不要讓它發生）。相反地，我們應該更積極地征服和解放更多的土地，因其皆有屬靈的涵義，神不會欺騙或改變他的想法。」⁶⁸

當時有一群贊同哲維·耶乎達·庫克拉比理念的年輕人，前往他所主持的「拉比訓練中心」（Merkaz Harav Yeshivah）就讀，他們在面對猶太教和以色列，錫

⁶⁶神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概念，對於信仰者而言，任何人事物若是神聖的，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禁忌，超越或崇高的意義，平凡的人一旦遇見或投入相關的人事物，其生命會有很大的轉變，甚至不惜以生命捍衛這神聖的人事物，信仰者集團對於神聖土地的概念便是如此，因而後來有些成員便是因此觀念，爲了捍衛神聖的土地而攻擊巴勒斯坦人民。有關神聖理論部分可參考奧托 Rudolf Otto 的 *The Idea of the Holy* (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和 Mircea Eliade 的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Washington:Harvest Books,1968)。

⁶⁷轉引自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79,原注出自 Z.Y.Kook, *Bamaarakhah ha tzibburit* (Jerusalem:Tzor Ot,1986),pp.24-25.

⁶⁸ Ibid,p.132,原注出自 Z.Y.Kook, *Bamaarakhah ha tzibburit*(Jerusalem:Tzor Ot,1986),pp.244-246.

安主義，以色列領土等議題上有著相當的共識，於是開始進行一些行動。他們是在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之後才真正地發展起來，當以色列藉著六日戰爭佔領約旦河西岸，迦薩，東耶路撒冷，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埃及的西奈半島之後，他們便積極地化理念為行動，在政府還在思索要將這些佔領地當作外交談判籌碼時，他們努力地尋找各個地點，並先行進入以作為屯墾地。他們認為這所有的佔領地為神的賞賜，應成為以色列國家的永久版圖。他們所建立的第一個屯墾區為古仕伊錫安（Gush Etzion），其理念逐漸在以色列獲得廣泛支持。此運動並非在以色列政府同意下進行，卻能在短短幾年內迅速發展，是晚近以色列政治和社會一件大事。若說沒有他們的存在，筆者認為，今天以色列不可能出現那麼多的屯墾區，中東歷史亦將改寫。1968 年在摩西勒允格拉比（Rabbi Moshe Levinger）的領導下，他們成功地在希伯崙(Hebron)建立屯墾區。許多巴勒斯坦民眾歷代皆居住在希伯倫，他們相信自己的祖先——亞伯拉罕埋葬在此。然而，對於猶太人而言，他們也深信自己的先祖——亞伯拉罕在此長眠，此地是列祖所居之地。

當時已有許多巴勒斯坦人民居住在當地，但他們仍不顧危險，透過一些計謀，成功地在當地建立屯墾區。儘管所居之地，至今仍被巴勒斯坦人層層包圍著，他們卻不願退縮。雖然以色列政府加派軍隊、警察保護他們，但與巴勒斯坦人民，彼此之間，仍常有零星衝突、殺害事件。當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和迦薩的同時，他們也成功地改變以色列政治和疆界版圖，並根據經典的記載改稱這些地方為「猶大」和「撒馬利亞」，改名的同時也意味著一種佔有，回歸的意義。

另一方面，1973 年贖罪日戰爭，以色列差點戰敗的經歷，在以色列國內投下了一顆極大的震撼彈！與其同時，哲維·耶乎達·庫克拉比和他的學生認為這正是神的懲罰，因為以色列政府並未在領土相關議題上更積極地採取行動。他們在 1974 年於古仕伊錫安屯墾區組成一個組織，名為「忠信社群」，以推動更多的屯墾行為，並加速彌賽亞救贖計畫的到來。若是政府在相關領土議題上退讓或妥

協的話，他們會號召人們群起示威抗議，此舉動也為他們招來許多支持者。⁶⁹

忠信社群的目標是在以色列佔領之地，進行屯墾工程，因為這些都是神聖的土地，皆為救贖計畫的一部分。他們的興起，也受到當代社會運動和理念的影響，特別是現代化的部分。筆者認為一個宗教團體若要生存、發展、紮根茁壯，他們往往不得不進行一些改變，以因應時代潮流之遞嬗變遷。和以「生存空間為考量」的世俗化猶太人合作，便是忠信社群最大特點之一。根據相關統計的顯示，他們成功地在以下幾個地方建立屯墾區：希伯崙（Hebron），喀度鳴（Kedumim），歐佛拉（Ofrah）等，⁷⁰並進而影響許多團體和群眾至當地居住和共同建設。

在 1974-77 年由拉賓（Yitzhak Rabin）所領導的勞工黨執政期間，忠信社群所進行的活動主要分為三項：他們反對政府和敘利亞，埃及的和平協議；在約旦河西岸等地發起示威抗議，以強調根據經典的記載，那些也是以色列的領土；持續在佔領地建立屯墾區。

1974 年 5 月他們在總理的住所外面用絕食的方式抗議以色列政府和當時贖罪日戰爭過後扮演調解者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交涉，並進而堵塞耶路撒冷的交通要道，和警察們發生衝突。接著他們在特拉維夫的廣場舉辦大型集會並要求政府承認約旦河西岸是國家不可分割的土地。當政府和埃及簽訂和平協議，季辛吉也離開以色列後，他們仍持續地在國會和總理辦公室外面抗議，以強調他們的立場。

忠信社群組織許多示威抗議活動，以藉此推動他們的理念並吸引更多支持者

⁶⁹ Ian Lustick, *For the land and the Lord :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p.44.

⁷⁰另外還包括 Beit Horon, Halamish, Sanor, Shavei Shomron, Beit El, Mitzpeh Yeriho, Kokhav, Shiloh, Taquah, Elon Moreh, Kfar Adumim, Horshah (Matzeh Givion), Yakir, Dotan, Birqan, Makhmesh，這些屯墾區主要以現今的約旦河西岸一帶區域為主。引自 “World Zionist Federation: Settlement in Judea and Samaria strategy, policy and plans,” <<https://lists.resist.ca/pipermail/project-x/2003-May/003675.html>>, 15 November 2006.

加入他們的陣營。1974年10月，他們曾號召兩千人左右突破軍方所設立的路障，並進入約旦河西岸，以強調他們要在當地建立屯墾區的決心。1976年的逾越節，他們成功地動員三萬猶太人在約旦河西岸遊行。

對採取務實態度的以色列政府而言，他們並不熱衷於屯墾土地，面對忠信社群和美國施壓下所引起的兩難，他們在和敘利亞，埃及談判時顯得猶豫不定。而忠信社群仍然持續推動他們的屯墾區理念，基於國防，安全等理由，有些時候政府也會贊成讓他們在一些佔領地建立屯墾區。但忠信社群要的不只如此，他們希望所有的土地，包括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地方都變成以色列國家的版圖。他們曾嘗試七次要在那不勒斯（Nablus）附近的示巴底亞（Sebastia）建立屯墾區，但是隨後都被軍隊強行將他們所建的拆除，當他們第八次試圖建立屯墾區時，因政府的反對，他們和當地的軍隊形成緊張的對抗。在政府的協調下他們同意搬到附近的軍事營地，並等待政府最終的回應。最後在政府的同意下，他們成功地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以崙摩勒（Elon Moreh）建立屯墾區。⁷¹

此先例也帶來日後和政府之間許多的對抗，他們持續向政府施壓，以建立更多的屯墾區，並支持和援助既有的屯墾區。1977年極右翼保守的利庫黨(Likud Party)在選舉獲得勝利，當時的總理比金不斷地強調「我們將會有更多以崙摩勒（Elon Moreh）屯墾區的出現」。忠信社群對此感到興奮不已，但他們的高興沒持續多久，因為政府基於外交，政治等現實考量而仍沒有推動一系列的屯墾運動。

再加上1978年以色列政府和埃及簽訂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並歸還西奈半島的決定更讓他們感到背叛和心灰意冷。當以色列準備從西乃半島的亞美特（Yamit）屯墾區撤離時，當地的居民和忠信社群決定採取行動以破壞政府的協議。他們試圖用自己的身體來阻止這個撤離行動，參加的成員包括拉比，宗教學生，他們的家人等。他們相信那是神托付他們的使命，最後和當地的

⁷¹ Ian Lustick, *For the land and the Lord: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 p.45.

軍隊發生衝突，而互有損傷。⁷²

1980年，以色列國會（Knesset）透過「耶路撒冷法」，宣佈整個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統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為了表達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以色列的支援，期待耶穌再來的美国福音派也在耶路撒冷建立「國際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館」（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此外，他們也大力地支持忠信社群，不僅為屯墾運動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援，而且還反對以色列從佔領地撤出。和猶太右翼勢力的立場一樣，美國福音派還奉行道德絕對主義，將巴以衝突看作善與惡的決鬥。巴勒斯坦人是邪惡、不容妥協，也不應享有民族自決權利的一方。⁷³

忠信社群自成立之後雖經歷不少波折，但自1981年之後，在他們的努力推動下，屯墾區的數目每年俱增。1981年極右翼保守的利庫黨在選舉中再次獲得勝利，比金所領導的內閣也和大衛營協定時期有所不同。比較起來比金和這次的閣員，夏隆（Sharon）和夏米爾（Shamir）都是較激進的右翼份子，他們都支持興建和支援更多的屯墾區域。

當時夏隆為以色列國防部長，在屯墾土地的議題上他不遺餘力，並計畫控制約旦河西岸所有的主要道路，忠信社群也從中獲得許多援助。他曾宣稱若從約旦河西岸撤離的面積超過百分之九，那將會危及國家的安全。1998年11月，當時任職外交部長的他曾鼓動屯墾居民，在西岸二十二個處所廣建屯墾區，希望造成擴大以色列支配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的既成事實。⁷⁴

1977-1992年間，當極右翼保守的利庫黨執政或組成聯合政府時，在政府的補助下，許多家庭搬至屯墾區，因為相較於其他市區，屯墾區的房價便宜許多。忠信社群雖未直接參與政治，但和國家宗教黨（National Religious Party）關係密

⁷² Ibid,p.53.

⁷³引自“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 A Case Study in Political Christian Zionism,”< <http://www.cc-vw.org/articles/icejmelisende.htm> >, 11 November 2006.

⁷⁴ Ibid,p.134.

切。在他們的影響下，全國宗教黨改變長期以來在內外事務中都保持低調、與勞工黨長期合作組閣的溫和姿態，轉而採取較攻擊性的立場。他們時常干擾和制約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政策，並且反對以色列政府在談判中放棄所佔領的土地，和擴大猶太教法在以色列社會中的應用。

由於忠信社群所建立的屯墾區大多位於約旦河西岸，除了一些在迦薩走廊的屯墾區被以色列政府還給巴勒斯坦或埃及之外，直到現在，他們所建立的大部分屯墾區仍舊維持著，其中許多的屯墾區還被列入政府所擬定的永久領土計畫。隨著越來越多他們或其他團體所建立的屯墾區，不斷成立，為了方便行政作業，這些屯墾區聯合組成耶沙委員會(Yesha Council)，以作為居民和政府溝通的管道，當政府欲資助屯墾行動時，耶沙委員會也成為兩造間的窗口。

自從忠信社群和其他團體成功地在佔領地－約旦河西岸和迦薩走廊建立屯墾區後，基於國防安全等考量，再加上巴勒斯坦至今仍未能成功地建國的情形下，以色列政府開始在當地施行殖民政策，或用推土機摧毀巴勒斯坦人的家園，以建立以色列人的屯墾區。在高壓和監控的統治下，許多巴勒斯坦人民淪為二等公民，他們曾透過聯合國以譴責以色列的暴行，但這仍無助於以色列政府對於巴勒斯坦的壓迫。不滿和憤恨的情緒在累計月壘的情形下終於爆發開來，巴勒斯坦曾於 1987 年和 2000 年發起抗爭運動 (Intifada)，試圖用手邊的石頭，或是自殺炸彈攻擊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心聲。在面對以色列先進的武器下，巴勒斯坦的傷亡人數和以色列的傷亡人數落差很大。⁷⁵

直到現在，仍有許多激進的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採取自殺炸彈攻擊，此舉動引起以色列國內極大的恐慌。許多世俗化猶太人對於屯墾行動持反對意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人權團體「現在就要和平」(Peace Now, 原文為 Shalom

⁷⁵ Gideon Aran, "Jewish Zionist Fundamenlism,"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p.285.

Achshav)，他們希望以土地換取和平，並正視巴勒斯坦民眾的自決權。他們認為那些屯墾區不只是非法，更公然挑戰政府權利，因此希望以色列政府全面從非法的佔領區撤離。⁷⁶

第三節 忠信社群和其它猶太教團體的差異性

為更了解忠信社群的獨特性，以下將列舉一些反錫安主義的猶太教團體，以作為比較：

一、「城市真正的守護者」(Neturei Karta)

「城市真正的守護者」(Neturei Karta)是極端正統猶太教的一個派別，於1935年成立，由許多小的反錫安主義組織所聯合組成。他們不承認任何形式的錫安主義，並且反對以色列國家的存在。他們相信真正的以色列國家的建立，乃是神(God)、《陀拉》與以色列三者神秘的統一。他們相信猶太民族的歷史命運，必須透過神的「放逐」與「救贖」，才能重建以色列國家。在今日現代化與世俗化過程中，他們強調必須保持正統猶太教的生活方式。如今他們大多居住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或美國的紐約，一般估計他們的人數大約1000-5000。許多時候，人們會將他們和撒塔瑪哈西德派(Satmar Hasidim)搞混，因為兩者的服裝，甚至反錫安主義的理念都很相似。⁷⁷

「城市真正的守護者」(Neturei Karta)和巴勒斯坦合作，期待以色列趕緊將所有的主權都交換給巴勒斯坦。猶太人仍應過著流亡的生活，並努力地研讀「陀拉」，這樣才是城市真正的守護者，直到彌賽亞再臨的日子。「城市真正的守護者」的其中一位布勞烏拉比(Amram Blau)曾提到：

⁷⁶ Rex Brynen, *Echoes of the Intifada: Reg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 76-77.

⁷⁷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 60.

「在以色列所興起的錫安主義試圖用外邦的概念來強迫末日的到來，並且使用錯誤的屬世救贖觀—透過其他民族的權力和仁慈。他們來到聖地，並升起反抗天上國度的國旗，他們共謀著想要根除我們神聖的「陀拉」和人類的道德。他們捲入和我們阿拉伯鄰居的衝突事件並且流血不斷（願神不要讓它發生）。我們神聖的戒律教導我們在流亡時期不該參與任何政治，直到彌塞亞再臨的日子，願他盡快來到。我們沒有必要對抗我們的阿拉伯鄰居，在流亡時期我們只要完成他的戒律。對於居住在以色列我們不感興趣，除非是為了它的神聖，和完成只能在那裡所完成的戒律。」⁷⁸

他們強調根據巴比倫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Ketuvot 111a 的記載⁷⁹反對錫安主義運動，並認為任何試圖想要重新獲得以色列土地的行為皆違背神的命令。真正的以色列國唯有彌賽亞到來時才能重建，猶太教流散狀態才會真正結束。試圖回到以色列土地的錫安主義是對神的一種冒犯，放肆的行為。此外，根據《耶利米書》29:7-9 的記載他們強調也應為統治者禱告。⁸⁰

「城市真正的守護者」認為世上的人們必須了解猶太教和錫安主義的差異性，並希望人們看見他們和錫安主義者的區別。他們認為因錫安主義者的緣故，世界上的民族被誤導進而憎恨猶太人。因此現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告訴世界上的人們錫安主義者並不能代表所有猶太人，猶太教徒也和他們無關。

此外，他們承認巴勒斯坦是以色列土地的合法統治者。其他不少猶太團體紛紛譴責這樣的結盟行為，並認為此舉會危害以色列國家的存在。嚴格而言，他們

⁷⁸轉引自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62. 原注出自 Amram Blau, *Torat Rabbi Amram* (Jerusalem: Tzor Ot, 1977), p.20.

⁷⁹「不要反抗世界的民族；不要加速末日的到來；當牆還在時，不要前往以色列。」引自 *Babylonian Talmud: Ketuvot 111a* (London ; New York : Soncino Press, 1983-1990).

⁸⁰「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不要被你們中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惑，也不要聽信自己所作的夢；因為他們託我的名對你們說假預言，我並沒有差遣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29:7-9.

並非一個嚴謹的組織，他們認為自己是城市的守護者，因此，任何反對錫安主義的人都被認為是城市的守護者。他們曾訪問伊朗，並稱讚伊朗總理的反錫安主義的行爲，和希望以色列國家瓦解的決心。

在布勞烏拉比的領導下，他們反對錫安主義和以色列的立場越來越激烈，爲了表達他們反錫安主義的立場，他們開始和其他團體合作，其中結盟的組織中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爲撒塔瑪哈西德派（Satmar Hasidim）。他們堅持不繳納稅金給所反對的政府，相反地，他們也避免從政府那裡獲得什麼支援。因此他們在以色列形成一個自足團體，並且和週遭的關聯減至最低。⁸¹有關撒塔瑪哈西德派與其主張，本節的下一段落將會有更深入的的論述。

他們反對的立場可從一些例子發現，他們甚至不碰那些上面刻有錫安主義者的錢幣，他們認為那些都是異端，若是無法避免的話他們會指使他們的妻子去拿。他們不會去耶路撒冷的哭牆，因認爲它已被世俗的利益和錫安主義污染。他們不願再涉身、沾染於其中。

「城市真正的守護者」團體積極地譴責以色列，並且希望廢除以色列國，以等待彌賽亞的到來，他們的其中一位摩西赫斯奇拉比（Rabbi Moshe Hirsch）甚至還曾擔任阿拉法特的猶太事務顧問。他們相信即使以色列國滅亡後他們所組成的正統猶太教團體仍可在巴勒斯坦統治下生存。

紐約的「城市真正的守護者」在領導人摩西貝北比（Rabbi Moshe Ber Beck）的帶領下曾訪問「全美伊斯蘭聯盟」（Nation of Islam）領導人法拉坎（Louis Farrakhan）的舉動引起猶太教內部極大的爭議。因法拉坎被指控爲反猶主義者，他曾公開宣稱猶太教是個污穢的宗教。⁸²

⁸¹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63.

⁸² *Ibid*, p.64.

當阿拉法特（Arafat）因患重病住進巴黎醫院時，他們曾參與醫院外的祈禱大會。其他不少猶太教團體，為此曾在一個雜誌發表一篇連署，共同譴責他們這樣的行爲，其內容提到：

「「城市真正的守護者」參加祈禱大會，為恐怖份子祈禱，是相當嚴重、不道德的行爲，這也是我們無法忽視和原諒的。我們強力要求拉比和各個猶太教團體禁止這些叛徒確保進入他們的猶太教會堂。這些敵人透過顯眼傳統服裝成功地引起媒體的注意，他們為殺人兇手悲哀，並且和那些憎恨猶太人的巴勒斯坦人是同一夥的。他們為正派的猶太人所帶來的羞辱是我們不能忍受的，我們重申禁止這些卑鄙和小部分的猶太教叛徒，進入我們的會堂、社區。我們強烈要求媒體注重這個聲明，並且了解他們已經被整個猶太人社區驅逐出去。」⁸³

當阿拉法特去世後，在摩西赫斯奇拉比的帶領下，他們還曾參加他的的葬禮，以示對他的尊敬和支持。

他們強調世界上還有許多的猶太人和他們一樣反對錫安主義，並且認為錫安主義不能代表所有的猶太人，錫安主義只是一個政治目的。他們希望的不只是撤退到 1967 年之前的邊界，而是所有的土地都歸還給巴勒斯坦人，並和他們和平共存。

二、撒塔瑪哈西德派（Satmar Hasidim）

撒塔瑪哈西德派（Satmar Hasidim）是正統猶太教的其中一個派別，他們源自羅馬尼亞的薩圖馬雷（Satu Mare，古時稱為 Szatmárnémeti），如今大多住在美國的紐約或是以色列。根據相關統計，他們的成員人數也有不少，保守估計，約有

⁸³引自“Angry Response to Neturei Karta Prayers for Arafat,”<<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php3?id=71966>>, 12 November 2006.

十二萬人左右，若是加上相關附屬的小組織，那人數則更多。他們反對任何和錫安主義相關的東西，不管是政治，文化或是宗教，他們認為大屠殺則是錫安主義者最好的提醒，和「城市真正的守護者」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和巴勒斯坦合作。虔誠的他們不會靠近哭牆，雖然他們的拉比在建國之前也曾到哭牆，他們也承認那原是神聖的地方，但現在已經遭受污穢。他們亦拒絕從政府那裡獲得任何援助，並且不喜歡其他接受政府援助的猶太教團體。⁸⁴

他們認為反對錫安主義才是真正的愛聖地，因為這樣可以避免聖地污穢還有戰爭的到來。他們的觀點大多源自泰特爾鮑姆拉比（Rabbi Joel Teitelbaum）⁸⁵對猶太教和現代世界的教導，其後代也繼續維持這樣的傳統。在泰特爾鮑姆拉比（Rabbi Joel Teitelbaum）的領導下，他們大力地反對錫安主義。在二次大戰之前，大部分傳統的拉比相信神會興起彌賽亞，帶領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土地，任何試圖加速這個救贖計畫的人為作法都會遭受懲罰。和「城市真正的守護者」（Neturei Karta）一樣，他們反對錫安主義的理由是根據巴比倫塔木德 Ketuvot 111a 所提到的三個誓言。⁸⁶他們認為正因為錫安主義者違背這三個誓言，帶領猶太人群起違背神的命令，在彌賽亞到來之前建立以色列國家，因此導致六百萬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殺，且使以色列境內的戰爭、恐怖、暴力事件頻仍，及世界各地反猶主義的興起。他提到：

「因為罪惡的緣故我們承受極大的痛苦，這痛苦是自猶太人歷史發展以來最悲慘的一次。在以前的時代，當我們的祖先面臨苦難時，他們會不斷反省以找出

⁸⁴ Jerome R. Mintz, *Hasidic People: A Place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

⁸⁵ 泰特爾鮑姆拉比（Rabbi Joel Teitelbaum, 1887-1979），為十九世紀時期匈牙利著名的拉比，也是撒塔瑪哈西德派的創設者。

⁸⁶ 「不要反抗世界的民族；不要加速末日的到來；當牆還在時，不要前往以色列。」引自 *Babylonian Talmud: Ketuvot 111a*.

究竟是那些罪惡所造成的，以便可以向神認罪並歸向祂（願祂得到祝福）。但在我們的世代不需要再為所遭遇的大災難尋找是那些罪惡的緣故。當約定的時機還沒到來時，那些異端用他們最大的力量破壞這三個誓言，用武力的方式獲得他們的統治權和自由。他們誘惑大部分的猶太人變成可怕的異端，這是自創世以來所未曾看過的現象。這也不怪乎神會發這麼的怒氣，許多正義的人也因這些墮落者極大的罪惡緣故而死去，從這可看出神的怒氣多大。」⁸⁷

他們認為以色列是個違背猶太教傳統教導的國家，因猶太人沒有耐心等候神興起彌賽亞重建真正的以色列國，再加上大部分建立以色列國家的皆為世俗化的猶太人。他們認為任何參與以色列政府的活動，甚至投票都是個很嚴重的罪惡，因為它會導致無辜者的滅亡。如今唯有猶太人的彌賽亞才能在以色列土地上組織真正的政府，就算有政府宣稱他們根據以猶太教領政，那也是非法的。雖然反以色列政府，如今他們的許多成員仍住在以色列，或曾探訪過那裡。⁸⁸

三、哈巴德魯巴維奇（Chabad-Lubavitch）

哈巴德魯巴維奇（Chabad-Lubavitch）也被稱為 Chabad，Habad 或是 Lubavitch，是現今正統猶太教最大的派別之一，如今根據相關統計，人數約有二十萬人。Chabad 為三個希伯來文字的簡寫，分別是 Chochma（智慧），Bina（理解），Da'at（知識）。由於此運動從波蘭的小鎮 Lubavitch 發展而起，因此此組織也被稱為 Lubavitch，如今其成員大多定居美國的紐約。如今，根據現觀統計，他們在全世界約有四千個中心點，分布在 70 個國家。

⁸⁷轉引自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79, 原注出自 Joel Teitelbaum, *Va Yoel Moshe* (Brooklyn: Bet mishar ye-hotsaat sefarim Yerushalayim, 1981), pp.5-7.

⁸⁸ Jerome R. Mintz, *Hasidic People: A Place in the New World*, p.28.

他們的教導源自波蘭的以利以撒的兒子以色列拉比（Rabbi Israel ben Eliezer，1698-1760）他開創哈西典運動（Hasidim），強調透過沉思冥想和狂喜的神秘方式來達到宗教體驗。哈巴德魯巴維奇則由此哈西典運動分設而出，其為查爾曼拉比（Rabbi Shneur Zalman of Liadi）於 1777 年所創。⁸⁹

他們強調猶太人必須努力學習經典和遵守經典的教導，透過這樣才能想神之所想，使自己和神協調一致，並由此達到一種神秘不可言喻的神人合一。

哈巴德魯巴維奇有很強烈的宣教性質，他們相信每個猶太人，不管他是虔誠或非虔誠，其心中都有神聖火花（Nirzotz）。如今猶太人陷入世俗化和同化的泥沼，他們的使命是要協助他們將其內心的神聖火花重新點燃起來。為此第七任的孟德爾舒尼遜拉比（Rabbi 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1902-1994）曾推動一系列計畫，其中包括深入校園，社區等地方積極宣導猶太教，希望更多猶太人能夠遵守猶太教的戒律（Mitzvot）。他們也積極建設許多宗教學校，開設宗教教育課程，設立出版機構，出版相關書籍，讓猶太人能輕易地學習猶太教。此外，也鼓勵成員們搬到新的地方，進而影響當地的猶太人，他們曾提出一個口號：「那裡有可樂，那裡就有哈巴德」。⁹⁰在校園積極耕耘多年之後，他們成功地吸引許多非虔誠的年輕猶太人。更獲得許多猶太民眾的認同。

從哈巴德魯巴維奇的開創者查爾曼拉比直到第四任拉比為止，他們所保持的仍是正統猶太教觀念：被動，耐心等候神所興起的彌賽亞，並進而反對錫安主義運動的推展。但此一觀念到了第五任的巴爾舒尼遜拉比 Rabbi Shalom Dov Baer Schneersohn 時期有了極大的轉變。他們雖然仍根據經典的記載反對錫安主義運

⁸⁹ Ibid,p.43.

⁹⁰引自“ Aspen's only full-time rabbi,”< http://www.shmais.com/chabad_Detail.cfm?ID=285>,15 November 2006.

動，⁹¹但隨著納粹大屠殺的發生所引起的痛苦和災難，他們相信彌賽亞到來的日子已經近了，如今人們應積極地悔改，並遵守誠律以迎接祂的到來。此一觀念到孟德爾舒尼遜拉比舒時期達到顛峰，為迎接彌賽亞的到來舒尼遜拉比甚至還提出十個猶太人應進行的基本行為，其中包括應研讀經典，遵守猶太教飲食，接受猶太教教育，年滿 13 歲上以上的猶太男孩應戴配經文盒（Tefillin），猶太人應在他們家的門住貼上經文楣銘（Mezuzah）等。許多哈巴德魯巴維奇甚至認為他就是那位等待已久的彌賽亞，他雖於 1994 年去世，但直到現在仍有些人到他的墓地朝聖，相信他會從死中復活，並拯救猶太人脫離流散狀態。

忠信社群和「城市真正的守護者」，撒塔瑪哈西德派，哈巴德魯巴維奇雖閱讀同樣一本經典，但對錫安主義的看法卻有天壤之別的差異。「城市真正的守護者」，撒塔瑪哈西德派，哈巴德魯巴維奇皆透過許多方法，如抗議，出書等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反錫安主義的心聲，他們不斷地強調錫安主義和以色列國家的存在皆違背神的命令。他們所代表的正是正統猶太教的彌賽亞觀念：猶太人必須被動地耐心等待彌賽亞的到來，彌賽亞再來之前，他們仍應處於流散狀態，唯一可以做的則是悔改，遵守誠律。較特別的是哈巴德魯巴維奇雖反對錫安主義運動，但卻發展出自身的彌賽亞運動。而忠信社群所表現的為顛覆傳統的猶太教觀念，對他們而言，錫安運動和以色列國家的存在正是神救贖計畫的展開，為了加速彌賽亞的到來，猶太人應主動，積極地採取行動，屯墾所有以色列土地。悔改、遵守誠律雖仍然很重要，但當務之急在面對世俗化的以色列政府情形下仍是以屯墾土地為主。

⁹¹ 孟德爾舒尼遜拉比曾提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並非是救贖計畫的開始，許多猶太人移民至聖地並非是流亡的會合，反而是為了拯救更多流亡的猶太人。錯誤的救贖觀不會將真正的救贖展現出來，那些以為他們正在進行救贖工程但卻沒有盡到宗教義務，遠離真正的救贖。他們導致流亡時期的延長，此延長不只是個人的，也影響社群，以色列，甚至神的顯現(Shekhinah)。」轉引自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p.147, 原注出自 Shalom Dov Volpe, *Daat Torah beinyanei hamatzav be eretz ha kodesh*(Kiryat Gat), 1982), p.30.